

文／謝璋婷

出生於民國16年的鍾添昌，如果光從外表來判斷的話，一般人的評語應該是「有點嚴肅，但還是人很好的老爺爺。」然而眼前這位年過八十歲的老先生，在過去雖曾是一位年輕的美濃農夫，但在他的人生當中，卻曾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台灣光復、228事件、韓戰，並在往後的人生裡將時間奉獻給自己的工作，成了一名為民除害的專案刑警。若不說這些，鍾添昌看起來也只是一般平凡的老爺爺罷了，等到知道這些事情之後，才能夠理解他眼裡那種正氣凜凜的嚴肅光輝是從哪裡來的。

只能從教科書上略窺一二的歷史事件，在鍾添昌身上卻是活生生上演的人生，是曾經經歷過的現實。然而不論知道的人有多麼驚訝，鍾添昌還是一副氣定神閒的神情。對他來說，這樣經歷豐富的人生並沒有什麼值得誇耀的，那都只是他人生這條長河上的一葉輕舟，重要的並非經歷過什麼，而是決定要以什麼態度生活，僅僅是如此而已。

軍警生涯 通往幸運的一條路

出生於美濃的鍾添昌，從小就生長在一個幾乎是與世界脫離的環境裡，70年前的南部鄉下與台北相較，可以說是兩個世界，除了平常的農務之外，幾乎不會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從小就生活在農村的他根本沒有多少受到教育的機會，即使成年後想要離開家去找工作，不但沒有一技之長、也沒有學歷，根本不可能在其它地方找到種田以外的工作機會。就算好不容易等到台灣光復，那時教育還不如今日開放普及，沒有學校會收年紀這麼大的學生，鍾添昌便錯失了再教育的機會。但是他並沒有放棄，仍然持續在觀望及尋找工作機會。

終於在民國38年，台灣實行了第一次的身家調查及徵兵，鍾添昌也幸運地抽中前往鳳山受訓。成為士兵後，他首度離開了家鄉與來自台灣各地的人見面、一同受訓，並開始接收來自家鄉以外的資訊，終於給這位年輕人開啓了通往村莊外的門，他的世界從此廣闊起來，不再單單侷限在農村的生活。

當兵期間韓戰爆發，期間有三次鍾添昌原本預定外派到國外去參戰，但美國不同意，兩年後自然就平安的退伍了。退伍後由於擁有健壯的體格及相關背景，剛好認識的人告知他警校在招生，便在民國41年報考警校成功後前往台北，開始了在台北過生活的日子。

都市求存 走過孤獨站穩腳步

進入警校後，警校將他以交通大隊的名義派往各地認識不同區域，最後才讓他進入專案小組中工作。過程中，他坦承自己客家人的身分幫了很多忙，因為會說客家話、日本語、閩南語、還有一些方言，讓他能夠很快的與當地人對話，收集資訊及結交朋友。這當中，客家人吃苦耐勞、儉樸的生活習慣也間接幫助他撐過難關，讓他得以

鍾添昌

不求功 不求利 但求無愧

身為警察，得每天面對社會上的種種不安與暴力，實在很難讓人開心起來，唯一比較欣慰的，就是抓到犯人的那一瞬間。



■細心保存的警帽和獎盃，顯示鍾添昌對刑警工作的投入和對工作的驕傲。(鍾添昌提供)
■在家人面前笑得燦爛的鍾添昌(右一)。(鍾添昌提供)

在物價昂貴的台北安居下來。鍾添昌回憶當時，真的被現實生活的壓力壓得喘不過氣；在美濃不需要付什麼水電費、三餐從自家田裡拿就有，可是到了台北卻什麼都需要收費，他花了好一陣子才適應這樣的生活。回想起那段在台北辛辛苦苦討生活的日子，鍾添昌表示那段時間真的是過得很苦，不但要努力在物價昂貴的地區生活，當時他一人隻身上台北，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過得非常孤獨。等到過一陣子交到朋友了，也遇到可以一起白頭偕老、一起努力的對象，日子才過得比較幸福。

然而，即使鍾添昌是家族第一個離開故鄉勇敢前往台北打拚的年輕人，但是從此之後，便因為工作忙碌漸漸與故鄉脫節，只有在掃墓或節慶時才會偶爾回去，幾十年下來，回家鄉的次數還不滿十次。

當問起是否會想念家鄉時，鍾添昌停頓了一下，淡淡地回答：「想也沒辦法啊。」這並不是冷淡、也並不是無情，可是卻讓聽的人感到一陣鼻酸的無奈。身為國家公僕，就算所有人都休假了，他仍舊必須堅守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維持社會治安。當年鍾添昌常常忙到半夜才回家，

一遇到重大案件甚至會加班到四、五點才能回家休息。這樣辛勤的工作雖然讓他獲得賞識，但代價卻是他無法多花時間跟孩子及家人相處，畢竟他才剛回家休息，沒多久後小孩子便出門上學去了，半夜回家更是全家人都已睡去。近在身邊的家人都如此了，遠在天邊的故鄉就更不用說了。

遠離家庭 即使遺憾甘於如此

問他遺憾嗎？得到的仍是一句小小聲的：「習慣了、已經習慣了。」他輕聲重複的兩句話，聽起來像是說給別人聽，同時也是說給自己聽。已經習慣如此辛勤工作、已經習慣如此照顧家庭，甚至是對於這樣的孤獨及落寞已經習慣了。即使錯失與家庭相處的寶貴時間，但是他願意如此下去，因為希望自己的家人可以好好過日子。就算問起工作上有什麼比較令他興奮的事情，鍾添昌的答案也是沒有答案。身為警察，得每天面對社會上的種種不安與暴力，實在很難讓人開心起來，唯一比較欣慰的，就是抓到犯人的那一瞬間。

一路觀察下來，客家人勤儉、樸實、努力、低調、及腳踏實地的特質，在鍾添昌身上可以說是

趙賢宏

不在乎身分 不變是硬頸

一般人可能以為，不會說客語的客家新生代，是所謂迷失的一代。但是，對趙賢宏來說，在青春洋溢的外表之下，卻隱藏著對大人世界的不滿、對台灣政治圈的不屑以及許多有主見的看法。

文／胡哲揚

訪問開始的第一句話是：「sorry今天出了點狀況，剛剛趕小黃回來的。」趙賢宏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有點內向、天真。一開始訪問的時候，這個不同校的學弟感覺還有些許緊張，有點靦腆的笑容相當純真，代表的是一顆未受太多無聊雜事污染的心靈。趙賢宏還是個青澀的高中生，現在面對著高中生生涯最大的挑戰——學測。就讀私立淡江高中美術班的他，高三每天的生活就圍繞在繪畫以及書本之中，除了術科的課程之外，就是不斷地唸書、唸書以及唸書。雖然他未曾明講，可是感覺得出來，他對美術有著些許執著。

一路走過這開始還沒有幾年的人生，趙賢宏成長的過程，相較於這個社會上的許多家庭，算是很平安順遂的。父親是出生在台東的半客家人，一半外省人，而母親、外婆都是客家人，在台北縣著名景點十八王宮廟附近長大。而他則出生於

台北縣的蘆洲，從小居住在蘆洲，讀書也都在蘆洲，直到上了國小才轉進台北市唸書，高中則考進了淡江高中的美術班。

四分之三血統 不會客家話

雖然擁有四分之三的客家血統，但是趙賢宏在被問到會不會說客家話時，尷尬地笑了幾聲，回答說：「不會。」再詳細一點地問了下去，才知道，原來他的上一代就都不太會說客語了，要更往前追溯到外婆那一代，才有人可以流利地說客語。至於為何如此，他想了一下說：「因為自己其實不太在意是否身為一個客家人，不管怎樣，大家都生活在這片土地上，都是台灣人，能夠在這片土地上盡一份心力就好了。種族的問題，不必太詳細地去區分。」但是雖然這麼說，趙賢宏還是認為，客家族群的文化、語言，仍然是需要被注重的。不然在當前社會的這種情況下，給人的感覺好像是日治時期的皇民化運動，大眾被

限定只能說特定語言。就像現在多數人都操著一口流利的國語、台語，好像社會上只存在這兩種語言似的，然而，客語卻處於瀕臨絕種的邊緣。許多的客家新生代都會說國語、台語，反而是原本的母語——客家話不會說了。其實這是一個相當值得我們思考的現象，為何在資訊發達、學習容易的今天，反而有越來越多的客家人不會說客語、閩南人不會說閩南語，甚至是原住民，政府一直積極關注的對象，許多新生代不會說自己的母語，反倒是國語、閩南語說得相當順？

對趙賢宏來說，客家人的身份並沒有那麼重要？他說，就連他的母親也不太在意這個身分。畢竟這些都只是名號而已，隨著歷史的洪流，總有一天會被埋進歷史灰塵之中。既然都如此了，那何必太過在意自己的身份呢？大家都住在這個島嶼之上，就如同住在同個屋簷之下的一樣都是一家人。到底是不是客家人並不是重點，大家能夠團結一心最重要，這樣總比族群之間的對立

口水到處噴 「我們的政府怎麼了？」

對趙賢宏來說，台灣的政府、政治人物給他的印象都不太好，新聞每天都一樣的內容，政治人物每天都口水戰，而政府官員每個都好像很忙，結果其實都沒有做事情。難道，真的要讓如此負面的大環境，逼得更多的家庭走上絕路，更多的族群邁向邊緣化，才會有人願意稍微正視一下，到底，我們的政府怎麼了？他們這些政治人物，光鮮亮麗的外表下，到底有沒有一顆願意為人民服務的心？

「老百姓過不下去，走上絕路才發現？口水整天到處噴，事後才來想對策。推卸責任最簡單，誰對誰錯不承認。多少族群快滅絕，多少家庭已崩潰，你們要執迷不悟到何時？」趙賢宏即興創作了一首打油詩諷刺了當今政府。

這個社會的資源分配本來就已經相當不公平了，少數的人擁有多數的資源。而原住民又要來分這一杯羹，不論到底是經濟狀況困難還是根本就是沒有錢人，只要有原住民的血統又會說母語，在升高中以及大學的各種入學管道，這個身份會很好吃香。而且更雪上加霜的是，其實並不只有原住民，還有其他的身份也是可以加分的。例如僑生或是蒙藏學生，他們能夠以很平常的分數，透過本身的特殊身份加分百分之二三十，因而進去了很好的學校。但是，這樣不是大大減少了其他真正擁有這實力，且願意唸書的學生，他們原本就相當少的機會？這樣是不是會將學生的素質降低？尤其是一些家庭社經地位相對弱勢的學生，他們可能有超群的實力。看他們眼裡，一

些有錢有勢、稍微會唸書的特殊身份學生，輕鬆就進去了他們夢寐以求但是可能付不起學費的大學，他們會作何感想？趙賢宏說道，現在的政府對這些特殊身份考生都沒有更嚴格的家世背景的審查機制，使得一些根本不需要幫助的人可以取得這些原意並非打算用於他們身上的資源。

所謂的客家人只是名字而已，真正需要的是實質的平等，有很多弱勢族群更需要政府的關注，而不是整天在鼓吹保護傳統文化，卻又沒有對其他發不出聲音的人付出什麼實際的行動，或是幫助了不該幫助的人。這樣只是在間接地消耗了國家的資源，促進了社會上不平等的情况罷了。

歷經艱辛 格外珍惜現有一切

當試著詢問鍾添昌剛上台北時，是否有感受到什麼特別顯著的文化差異及生活習慣，他露出些許困惑的表情，只好進一步做解釋並直接了當的詢問是否覺得台北人很奢華浪費。但鍾添昌聽懂問題後並沒有斷然做出批評，他反過來解釋客家人之所以讓別人覺得節儉、甚至小氣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客家人捨不得花錢，實際上客家人對朋友或賓客是非常大方的。然而一般人之所以對客家人有小氣的印象，是因為客家人在遷徙的過程中，曾經過得非常困苦，客家人很多的生活處事習慣，其實都是因為他們曾經經歷過很艱辛的生活，所以格外懂得珍惜現在的財富或幸福。

客家人也非常注重教育。理由可以從鍾添昌的訪談中聽出來。因為自己當初無法受到同等的教育機會，因此對於教育的重要性格外清楚，客家的爺爺奶奶即使希望孫子孫女來看自己，但若知道對方需要唸書，即使想念、也會叫他不要回來，留在家裡或學校好好讀書。因願的生活或許曾經帶給客家人許多苦難，但這樣的磨練卻成就了他們不凡的堅毅性格。(謝璋婷)



■趙賢宏以及與妹妹的合影。(照片來源／網路擷取)

要更好許多。「團結一心，比對立來得好。懂得飲水思源，將心比心更重要，不管什麼族群，都是人啊，都活著，身上都流著血液的。」他說。

升學資源分配 獨厚原住民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環境的關係，趙賢宏說，社會上所謂多數財富集中於少數特定族群的手裡，這件事情，他並沒有太強烈的感覺。反倒是提及就學管道以及升學資源的分配時，他滔滔不絕地說了很多東西。「現在原住民升學時所擁有的資源太豐富了啦，這樣都沒有照顧到真正需要這些資源的人。」像我們美術班上一屆就有個學姐，學測只考了三十幾級分而已，但是因為原住民加分，所以後來進了實踐大學。你知道嗎，實踐大學就我們而言很難考耶！」他談到這裡，趙賢宏有點激動、語帶不平和地說。他認為，原住民的補助要視情況，不能全部的原住民都給予加分、補助，「那些成績很好的原住民也能跟著加分，那其他沒那麼會唸書、沒有特殊身份的人呢？」他認為，不能因為為了要對原住民補償，就犧牲了其他人的權利。

而在談到了對當今或是之前政府處理關於客家族群相關事務時，趙賢宏笑吟吟地說：「我覺得，不單單是客家人，其實每個族群，都要平等落實他們所謂的多元文化主義吧。不能僅是針對特定的族群，現在的新住民也越來越多了。有各種不

同的文化，真的需要保留的太多種了。他表示，現在的人要看得遠一點，而不是做表面功夫、混口飯吃。畢竟，這個社會需要幫助的人還有太多太多。」

八卦新聞充斥 絕非好事情

同時，他也提到現在的媒體，而一說到這個，他就激動了起來：「八卦，很重要嗎？雖然很多人愛看，可是，很少報章雜誌會認真地去報導，到底這個社會上哪裡需要人幫忙。」在新聞自由的台灣，這真的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大眾喜歡腥羶的報導，有深度的新聞都被刪減了。看看現在的有線新聞台，處處充斥著暴力、色情、馬賽克，觀眾喜歡，可是這對我們的下一代來說，絕非好事。

一般人可能以為，不會說客語的客家新生代，是所謂迷失的一代。但是，對趙賢宏來說，在青春洋溢的外表之下，卻隱藏著對大人世界的不滿、對台灣政治圈的不屑以及許多有主見的看法。或許，聽不到趙賢宏說客語，但是他仍然保有客家人的特點：「硬頸。」不隨便屈服於大環境之下，政治人物的作秀、口水，周遭對他見解的不認同，對他都不構成問題，他堅持，只要生長在這片土地上，大家都是一家人，不應該有人只不過擁有了特定身份，卻因為政府的政策而從中得利，也不該有族群間的對立。